

忆  
往昔

## 扔掉的“宝贝”

□ 张熙觉

许多人都有这样的经历：搬一次家，扔掉一些“好”东西；再搬一次家，又扔掉一些难分难舍的东西。如果第三次搬家呢？一生中辛辛苦苦积累的老物件恐怕所剩无几了。

细细盘点，自己到底扔掉了哪些宝贝呢？

第一，书、磁带和碟片。当年为了考文凭，买了许多专业书。在我临近退休那几年，狠狠心处理了。

过去流行卡式磁带，我有外语类的，戏曲类的，还有自录的外国电影剪辑，五花八门。要搬家了，只好统统“请”出去，连旧《辞海》也嫌太沉太占地方。现在不是出了新版，而且有电子版的，多省空间啊。

第二，老家具。结婚时一件一件用黄鱼车开开心心搬回来，所谓36只脚。用了几十年，只能和它们说声拜拜了。还有上世纪八十年代成家时，友人赠送的成对热水瓶，岳父母大人送的樟木箱，也早已闲置一边。

第三，一些陪伴自己多年的老用品，如床头柜上带布罩的台灯，自己的“吃饭家伙”——一台飞鱼牌英文打字机，甚至

天天洗脚用的小竹桶，都已红润透亮了，也只好扔扔扔。

如果我不搬家，那家又会是怎样的呢？

看看我的一个邻居吧。那是新式里弄二楼的一家人家。老太太年逾八旬，平日很少与邻居照面。有一年重阳节，居委会干部上门慰问，让我作陪，便敲开了她的家门。

老太满头银丝，双目有神。她从布艺沙发上缓缓起身，连声说谢。我打量了一下她的屋子，给人一种时光停留的感觉，除了一台旧座钟正发出“嘀嗒嘀嗒”的响声。墙上挂了她年轻时的玉照，王开照相馆定制的。五斗橱上有一套现在已罕见的深红色拉丝玻璃杯茶盘，地上有个向阳牌气压式热水瓶。墙角矗立着高高的紫竹书架，塞满了与她先生有关的业务书。床上用品从花纹图案看，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产品……老太太的家完全可以用来拍电影。

我无意去说别人的私事，只是做一种假设。搬家毕竟是好事，可以对家中物品来次大清理，忍痛割爱，留出空间，尽早享用新产品。但话说回来，自己扔了那么多东西，就像多年的朋友失散了，时不时会牵挂。事实上，我丢弃的那些东西，

有的竟成了东台路古玩街的“新宠”。有次路过，我看到一只榉木长条凳，它是那样的眼熟。多少年来，我一直把它扔在天井里，任凭日晒雨淋，后来以20元让给了走街串巷的小贩。

我以试探的口吻问店主卖多少钱，店老板眼珠转转，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叹了口气：“现在东台路古玩街快要动迁了。这条凳有年头了，说不准还是明末清初的，你喜欢，给两张吧。”

我笑笑走了。也许这辈子我不可能再见到这件原本属于自己的“古玩”。我又转身回头，老板以为我要讨价还价，其实我只是想拍张照。可老板指指边上一块小板“有偿拍照”。

那让它永远留在我的记忆里吧。

在  
现场

□ 徐维宜

翻开10月7日的新民晚报，

一则《小提琴大师潘寅林重阳节音乐会‘约会’老年琴友》的标题跃入眼帘，一股暖流涌上心头，因为我就是其中一位老年琴友。

著名的小提琴家潘寅林，对音乐爱好者来说，他的名字可谓如雷贯耳，是我们这代老年人年轻时偶像。十年动乱中，学校停课，但听到收音机中播放《千年的铁树开了花》《杜鹃献给毛主席》等乐曲后，优美的琴声安抚了我苦闷的心灵。上山下乡时，在黑龙江农场里，清晨一曲《苗岭的早晨》，幽扬的琴声划破了黎明前的黑暗，点亮了我们心中的曙光。潘寅林大师的名字从此深深刻在我的脑海中。我甚至幻想在故乡黄浦江畔，见到潘寅林大师的身影，亲耳聆听他的演奏。

在新中国七十周年华诞之际，上海老年基金会、九九关爱文化中心邀请潘寅林大师回国参加庆祝活动。今年重阳节期间，潘寅林大师又为社区居民举行公益音乐会，还要求与我们老年钢琴琴友一起登台合作。当九九关爱文化中心郑建国秘书长通知我参加音乐会并强调“你将与大师同台演出”，我简直不敢相信多年的愿望会实现。

当天，音乐会的大幕徐徐拉开，舞台上的灯光聚焦在钢琴上，面对台下黑压压的一片听众，我不由地心慌起来。想起多年的心愿，随着《黄水谣》那熟悉的小提琴旋律，《黄河钢琴协奏曲》音符慢慢从我指尖流出。民族之魂黄河之水，不屈不挠，一路奔腾向大海。不经意间，我突然发现潘寅林夫人钢琴家雷敬蓉老师在幕侧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顿时，我忘记了紧张，忘记了一切，全身心投入乐曲中。一曲终了，获得了热烈的掌声，我也实现了与大师同台演出的心愿。

琴声流淌六十年

父  
亲  
亲  
母  
亲

## 带母亲逛上海滩

□ 郑月红

94岁的母亲心底一直有个愿望，就是再到外滩走走看看。上一次她去外滩是40年前，当时母亲作为奉贤南桥新华书店门店的负责人，去市汉口路新华书店总部开会时，利用午休与同事一起去过，外滩的万国建筑博览群深深镌刻在母亲的脑海里。

因为母亲晕车非常严重，还有“三高”和腿脚不便（股关节人工置换过），每次外出坐车，都如临大敌。随着年岁增高，这个逛上海滩的愿望越加强烈。于是，今年国庆我们四姐妹下决心带母亲在市区住7天，让母亲好好感受上海滩的魅力。

10月1日上午，我和小妹推着轮椅从四川北路口一路向东，经邮政博物馆大楼到外白渡桥。母亲早已按捺不住兴奋的心情，“快、快、快，我要上台阶和东方明珠合影”，我们一路仰望人民英雄纪念塔、陈毅塑像，并站在外滩眺望对岸的东方明珠、环球金融中心等上海新地标和最高天际线，浦江两岸美景尽收眼底。

正值11时，海关大钟奏起《东方红》乐曲，并传来铿锵有力“铛铛铛”的报时钟声，母亲像孩子似地站直身体张开双臂，激动地说：“外滩，我40年后又来了！”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女子，看到我们仨在拍照，主动提出要帮助我们拍合影；一位男子豪爽地把小红旗递给我们挥舞留念；一位在子女陪伴下的外地老妇人，看着满头银发、精神矍铄的母亲，直竖大拇指，并谦逊地说自己才87岁还小呢……一路上，不断有人问候母亲，“这么高龄，还能出来走走看看，太不容易，真好！”在别人投来的羡慕眼神中，母亲满脸自豪和幸福。

之后，我们继续带母亲到城隍庙、南

京路等地打卡。母亲说：“过去九曲桥石头都灰灰的，现在怎么变亮色了？”也是，过去咱老百姓的日子就是黑白片，如今生活多姿多彩，是彩色人生。

我们还去了甜爱路、多伦路。母亲说，父亲生前很喜欢鲁迅，还为他写诗作画。在鲁迅公园内由毛主席亲笔题字的“鲁迅先生之墓”前，母亲表情严肃地说，鲁迅逝世时她才10岁左右。当发现内山书店旧址时，母亲又兴奋地要留影。也许，书店对她有着特殊的意义，那份上海市新华书店001号的退休证，是母亲永远的骄傲！

考虑到安全等因素，我们没有带母亲去现场观看外滩的光影秀，但是那几天里，母亲能够每晚在住处遥望外滩建筑顶上闪耀的璀璨光芒，也是她此行值得炫耀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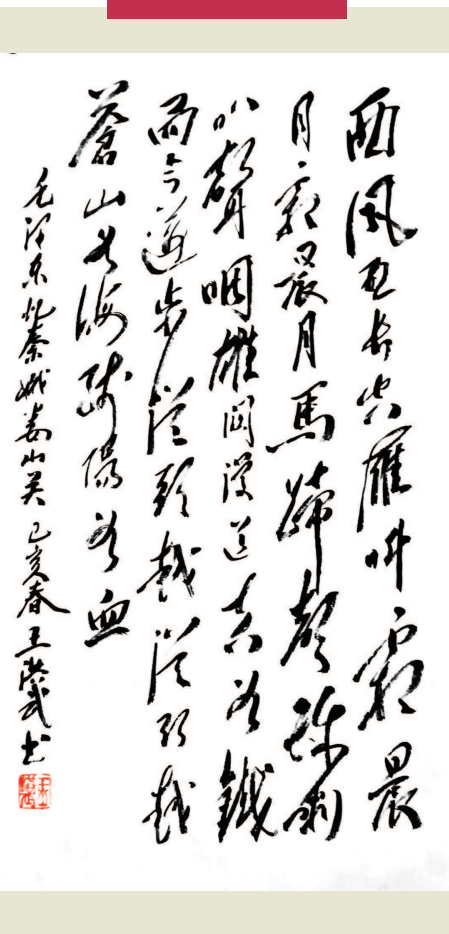
快  
人  
快  
语

□ 许德华

通讯进步，微信比短信更大的便利是多了“议事群”，内容之广程度之深可谓“上九天揽月，下五洋捉鳖”。对此我爱恨皆有之。

有热衷公益的群，里面有公益助学助医的“我们自由的天空”、“宝贝之家”等组织成员，于是越来越多人加入帮助困难者的行列，关爱山区学子关爱孤残儿童。当一批学生升入高一级学校，当某个孤儿被治愈了或被收养了时，群里就像过节般的欢乐，正能量满满。

有兴趣爱好者的群，譬如书友会、徒步群、观鸟群，还有欣赏京剧和舞台摄影的。在这些群里和“高人”交朋友，



书法 王洪武作

## 群里那些事

有“胜读十年书”的感觉。群主卢雯是京剧舞台摄影的好手，在她主持的群里会分享不少戏曲欣赏的ABC，让群友对国粹的认知上一个台阶。

国有国法，家有家规。群也有规则，像“三夫户外”徒步群，爷们大多说话办事爽快，凡新进群的要懂“三不问”：不问年龄；不问职业；不问婚否。这倒也保持了人与人之间最基本的“纯洁”。我已过“天命”之年，此群人习惯性地叫我“姐”，心悅之。

观鸟群号称“从上海出发各处观鸟”，群友从五大洲四大洋发来的各式各样的鸟尽情赏析。我在英伦看到一种小鸣禽，自脸部到胸部都是红橙色，锥形喙。发一张群里求教鸟名，不消几分钟就得到了群里的回音：知更鸟，英国

国鸟呢。嗯，有群真好！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我们书友会群里爱写作的人多，性情也比较雅致，有群友表态要把本群打造成祖国大地最清静微信群。可是也有人违规发一些本群不宜的内容，群主悲悯，私信截屏几次给当事人，群里还有“朝阳群众”站岗放哨，可悲的是那人还是犯规，不得已群主“杀无赦”逐此人出群。群主说人的时间也有限，我们不能占用别人的时间。

对此我赞同！我有回就忍无可忍地退出了某个群，群里唠唠叨叨，这和虐杀时间的“刽子手”有什么两样？

微信群还是发些长知识、怡性情、扬精神的内容为好！